

*With Respect To Sex: Negotiating Hijra Identity in South India.* Gayatri Redd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310 pp.

簡美玲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由印度裔人類學家 Gayatri Reddy 所著述的這本性別跨界民族誌，係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的性、性別與文化系列叢書之一。本書主要探討印度南部第三性 hijra 的文化與性別認同。在印度的社會 hijra 是指，動了外科手術將男性外生殖器除去的跨界性別者。而在儀式的表徵上，每個 hijra 的「去勢」行動，都是為獻祭給印度傳統宗教裡的女神 Bedhraj Mata，並藉此換取獨特的儀式力量。她們（全書作者以 her 稱呼單數的 hijra）由此獲得一特定的儀式角色，並能賜福給新婚夫婦或新生兒。基於此，hijra 為社會所尊重，她們也以此看重自身，不過卻又因為她們曖昧的性認同，而為他人所歧視。事實上，傳統以來在印度社會的 hijra 便一直交織著高度可見與不可見的矛盾。雖然在視覺與聽覺上，她們以極端女性化的衣飾裝扮、肢體語言與喧囂的噪音引人注目；然而，對於主流社會的中上階層的印度人，hijra 的存在，卻又極度邊緣，近乎不可得見。作者因此提到，在印度要將人分類，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即使跨界的性與性別似是 hijra 認同的主軸，但在印度這個社會，它們並不能簡化至單一的分類原則。相反的，作者在本書所極力主張的是，hijra 的文化與性別認同的形成，與日常生活、親屬、宗教、社會階級、種性制度等不同層面密切相關，它是屬於印度在地文化的一部分，和當代西方或跨國男同志認同是有其差異的。

全書共有十章，在結構上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一至二章）為民族誌田野地點與理論背景的介紹。第一章描寫 hijra 社群所集聚的城市以及她們日常所居住的空間。本書主要的研究地點有二，其一為有「愛之城」之稱的 Hyderabad。這個古城自 17 世紀建城以來，就是全印度 hijra 聚集最多的地方，直至今日這個城裏的 hijra 在社會結構上仍清楚地歸屬於獨立的家戶，家戶間又結合為特定的家族。不過，本書最主要的民族誌田野資料卻是來自古城旁

的新城 Secunderabad，作者在此結識一群住在大型儲水庫邊的 hijra，並近身參與觀察與記錄她們的日常生活以及生命故事。作者認為水庫邊的 hijra 雖然在第三性的社會階序相對邊緣，但就跨界性別與性的文化，這群 hijra 所展現的 authenticity 卻又是相對的綿密與核心。第二章是本書的文獻研究與理論探討。作者首先指出，從印度古早的文本、中世紀時期所留下的文字資料，或殖民時期的文學與檔案資料，以及近代印度學界對第三性的分析等等，可知 hijra 在印度社會早就是一個由歷史及文本所建構的結果。其次 hijra 的現象和人類學對印度個人主義之研究有關，尤其包括從法國人類學者 L. Dumont 為代表的一系列針對亞洲南方極為突出的出家文化與個人主義的理論對話。本章第三部分是跨區域的文獻對話。作者以 hijra 社群所重視的 izzat (respect 尊敬) 指出，亞洲南方的「榮譽」(honor) 文化是可以融入情欲的面向，而可與有意迴避情欲內涵的地中海區域之「榮譽與羞恥」(honor and shame) 進行比較與對照。個人認為此三部分的文獻回顧使得這本著重 hijra 與日常的民族誌書寫，進一步涉及了印度的歷史文本，以及人類學在亞洲南方的區域研究所累積的理論議題與學科史。

本書第二部分(三至七章)主要環繞跨界的性/性別展演與文化認同。作者先在第三章對第三性的性/性別分類，及其社群在印度古城 Hyderabad 的空間分佈作整體的描述。此章進一步面對當代印度社會裏第三性的多元及在分類上的模糊性(如 pantis 與 kotis 一方面分別指涉男的 hijra 與女的 hijra，但另一方面 kotis 又可作為泛稱 hijra 的用語)。接下來的四、五兩章和宗教有關。第四章探討第三性與印度傳統出家文化的關聯。作者透過印度神話裏一種兼具生產與創造力的禁慾修行儀式 tapas，來解釋何以 hijra 雖如出家人般甚麼都沒有，但卻具有與生育力相關之儀式力量。第五章則討論在 hijra 的社群相當普遍的回教信仰與跨界的性別認同之間的關聯。作者指出 hijra 雖以回教徒自居，但她們兼作男性儀式與女性儀式的宗教行為，卻瓦解了在回教儀式的行動中男女有別的嚴格界限。第二部分的最後兩章，由性別的展演與親屬的結構來進行描述與分析。第六章討論 hijra 的跨界性別文化是一種展演行動。作者指出一方面 hijra 通過服飾與肢體語言展現其女性化的特質，另一方面成群 hijra 的說話、談笑、咒罵、拍手聲，乃至快閃式掀起紗籠裙底，將手術過的私處示眾等等，這些突出的聲音與身體行動展演，卻又創造了另一種有違印度主流文化對

於女性化特質的性別意象。由前述二者的對比與反差，作者認為 hijra 的跨界性別認同並不是單純的模仿女性，其間的模糊地帶值得重視。第七章從親屬、婚姻與家庭來討論 hijra 的個體與社群的關係，以及由此所建構的第三性認同。作者指出歸屬感對於能否成為真正 (real, authentic) 的 hijra 是一件重要的事。Hijra 的「家人」包括兩層與性無關的人際關聯：其一為師徒 (guru / cela) 關係，其二為母女關係。前者的關係特質為權威與服從，後者為溫暖的認養關係。夫妻的成對與情欲關係在 hijra 社會也很重要，但卻不屬於「家」或「家族」的範疇。作者指出 hijra 親屬文化的兩個特點：其一有別於傳統以來印度社會的家庭與親屬的核心是婚姻，hijra 的家、親屬與婚姻所突顯的卻是關乎性的夫妻，與非關乎性的師徒，二者並置的對峙與張力。其二相對於主流印度社會的家庭與家族是以父系為主的結構，hijra 的家與家族的系譜結構則是以母女為主的「母系」親屬聯結。

對印度城市 hijra 社群的描述與討論後，作者在本書最後一部分 (八至十章) 進一步由兩個方面進行延伸。其一轉而由 hijra 的個人敘事，探討愉悅、痛苦等感官經驗與 hijra 認同之形成的關聯。其二則指出具有當代與跨國或全球化色彩的男同志認同 (“modern gay” and “global gay”) 與傳統的在地的 hijra 文化之間的差異。第八章特別著重 hijra 個人發聲的生命史敘事。相對於前述以社會或家庭成員的角色、婚姻、親屬結構、社群來討論 hijra，本章進一步探討個人敘事所再現之情緒、感官經驗與跨界的性與性別認同經驗之形成與流動的關聯。相對於在家戶及家族的關係裏，突顯結群與歸屬感對於 hijra 之存在、認同具的積極性，個人的生命史敘事則較細膩的指出在成為 hijra 的過程中的相似與差異。由於跨界、曖昧的性與性別的傾向，她們多數有著相近的青春期的成長經驗，與妬嫉、無望或萬念俱灰的情緒體驗。然而每個 hijra 個人之原生家庭的社會階序、種姓，或個人的生活經歷的差別，以及對情欲、歡愉、道德的不同價值判斷，又使得 hijra 在認同上表現出個別的差異。第九章的對象轉到強調當代性與跨國或全球性的男同志及其認同。作者在本章指出，在印度都會地區的男同志很有意識的區別他們與傳統 hijra 在性與性別認同的理想與實作的差別，甚至在進行訪談時，有些自認為「現代的」男同志連語言上都作了迴避：他們刻意以 top / bottom 或 bottom / top 來取代 hijra / kotis 的稱呼，由此顯見其間界線的建構性。不過作者還是發現此二者之間的流動性，如有

些男同志本身的伴侶並不以同志自居，他們仍以 pantis 或 kada-catla 的傳統分類作為自己的跨界性別標誌。此外還有一些中上社會階層的第三性是既對全球化脈絡的男同志文化充滿期待，但也仍在傳統的 hijra / kotis 的地方模式中尋求自己的性與性別認同。最後，作者在本書結論再次聲明：反對將第三性本質化。她認為要瞭解印度的第三性認同需透過性、宗教、親屬與階級等多層次的差異，因為 hijra / kotis 所建構、經驗或動用的個體性 (individuality)，就是基於這些不同形式的社會差異而來。而在這個建構過程裏，身體的展演又構成了 hijra 的性別經驗與主體經驗裏的物質性 (materiality)。

整體而言，我認為這本書的成就之一，在於以深描的方式，將第三性文化的在地性作了既廣且深的民族誌描述。作者還給另類的性與性別認同者，更靠近人性與小範圍結群之存在一個相對合理與自然的天地。這本民族誌主要的對象是一群住在大型儲水庫邊之 hijra 喜怒哀樂交錯的人生。因為作者深入的參與觀察，並與她們建立如友人般的親近情誼，對於外來者視之為邊陲的空間與跨界性別者之結群，作者卻能感同身受的描寫 hijra 社群的生活與相互作伴的情境、情緒與情欲。其次，本書對 hijra 的描寫，也在人類學理論脈絡下或南亞區域研究裏的親屬與性別的民族誌有其獨特的成就。有關於此且予人印象深刻的是，本書對於「家」的描寫。每個 hijra 都是出家的。因為每個 hijra 在離開其原生家庭時，失去一切 (包括獻出其男性外生殖器) 所表徵的是，有如出家人般的離開俗界的個人價值。然而離家的 hijra 又被另一股強大的社會約束力所促使，使得她們必須在原生家庭的外面，再追求成為另一個「家」的成員。她們同時需要夫妻般的伴侶關係、師父與徒弟的關係、母女的家人關係，與成為共同家族的歸屬關係。對於每一個 hijra，一旦前述的某個成對關係破裂了，她們便極可能也連帶失去其他的關係並為社群所離棄，由此也進一步的危及其作為 hijra 的真實性與認同。換言之，有別於傳統的親屬與性別研究，家的核心價值與意義甚為普同的是和生產與再生產有關，並也廣泛的和家內與家外的兩性分工有關。但在作者筆下所帶出的家對於 hijra 的意義，既有出家的宗教意涵，更有在家的 hijra 之間的日常與情緒、情欲的互動，以及最重要的家人與家族的歸屬感。不過這個家卻非必然是生產與再生產的基礎，它也不僅是家戶內與家戶外的性別分工起點。經由書寫第三性的家在印度社會的價值及其作為親屬與性別的實踐場域，本書對於印度獨特的社會性之探討顯然已有其特殊

的貢獻，並也揭示了一個頗具持續研究潛力的議題。此書讓人聯想到1990年出版的*Notes on Love in a Tamil Family*，Margaret Trawick對於南印Tamil一個家庭的微觀研究。書中Trawick不斷以片段的、個人的經驗與敘事來挑戰追求整體的親屬體系研究。本書雖然不似Trawick一書有著與結構理論對話的旺盛企圖，但兩本書同樣都重視印度家庭之親屬實質裏重要的人際互動與情緒、情欲的內涵。基本上為挑戰被本質化的第三性研究傳統，本書作者的寫法是結構與情感兼顧。作者先將第三性文化的整體圖譜寫清楚，而後再突出個人的敘事與生命故事裏突顯的情緒、情欲經驗及其所再現的個別第三性的差異性。總之在印度親屬與性別的領域裏，本書能在第三性的研究議題裏，以民族誌的形式予以聯結宗教、親屬，並進入尋常及日常的家庭脈絡，由此讓我們在印度文化的出家與在家的脈絡下，看到第三性認同界線的建構、維護、否定與移動，實屬可貴。本書對於南印或亞洲南方的區域研究、性別與親屬研究、認同與跨界的性別展演，日常生活研究等有興趣的學者或研究生，特別值得一讀。